

「咕……不自量力！」

解放王涅梅希斯低聲怒吼，手腕一轉，甩出天帝之劍。

儘管只是仿造品，對付一介凡人卻是綽綽有餘。

涅梅希斯理所當然地展現出傲慢。

滿溢金光的劍尖刺入肩膀，貝雷絲眼睛眨也不眨，全力朝他胸膛揮出一劍。

——充滿力量的一擊！

聚集了生者與死者，所有同伴寄託的希望。

夾帶血腥味的熱風吹過耳畔，貝雷絲彷彿聽到父親低笑著說：「做得好，孩子。」

涅梅希斯後仰倒地，胸前裂出一道深長傷口，體內紋章石徹底粉碎，發出燦爛的光芒。

「我們勝利了——！」

帝國軍接二連三興奮地歡呼。

貝雷絲望著戰場另一邊也剛結束戰鬥的皇帝，默默收劍回鞘。

這時，銀劍忽然從手中脫落。

「？」

她疑惑地看著自己不住顫抖的手，想起剛剛被刺中的那一劍。

轉眸一看，肩上黑血淋漓。

毒素？魔道？……沒辦法正確地判斷。  
強烈暈眩感席捲而來，心臟和肺部都痛得要命。  
貝雷絲喘著氣摸出藥水，剛咬上皮囊開口，視野便徹底陷入黑暗。  
昏過去前，好像聽到艾黛爾賈特悲痛的叫喊。  
可惜自己沒辦法安慰她了。

『老師，現在開始要繼續走我們兩人的路。』

『老師……』

『老師——！』

貝雷絲猛然睜開眼睛，華麗深紅的床幔映入眼簾。

這裡是阿德刺斯忒亞帝國皇帝的寢宮，她最熟悉的地方。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緩緩起身，看了看四周，發覺房間擺設跟記憶中不太一樣。

最明顯的是一張突兀擺在床邊的紅木書桌。

桌上的羽毛筆、墨水瓶和整齊疊立的帝國文書，昭示這裡已成了皇帝處理公文的場所。

此時皇帝並不在房裡，貝雷絲低頭檢視自己。

她套著一件寬大舒適的睡袍，全身清爽乾淨，散發出好聞的氣味。

不僅如此，連呼出的氣息都帶著芳香，可見被照顧得多麼細緻。

貝雷絲坐著發了一會呆，想起昏迷前的那一劍。

拉開睡袍一看，肩上劍傷已然癒合，只留下幾道泛白的傷痕。

我還活著。

貝雷絲後知後覺地鬆了口氣。

這時，微風從露台吹進臥室，帶來初春特有的一絲涼意。外頭似乎是晴天。

貝雷絲緩緩挪動到床邊，想看一看她和艾黛爾賈特並肩守護下來的帝國風景。久臥在床，四肢沒有預想中無力，也是多虧於艾黛爾賈特每天盡心盡力的照顧。

不過畢竟是凡人之軀，體能無可避免嚴重下降，只走兩步路，貝雷絲就累得出了一身汗。她在露台上吹風，望著陽光遍灑的綠意庭園，為這幅平和安穩的景色由衷感到喜悅。過了片刻，身後隱隱約約傳來說話聲。

聲音是從房外傳來的，艾黛爾賈特離去時並沒有完全關門。

「貝爾娜提塔，妳去向民眾宣布喜訊吧，人民等好消息等得夠久了。」

「好的……啊、陛下，您現在又皺著眉了喔。您之前要我看到就提醒您的。」

貝爾娜提塔繼任瓦立伯爵後，宛如破蛹而出的彩蝶，性格朝著積極開朗的方向大幅改變。她在帝國擔任教務卿，也替修伯特分擔輔佐皇帝的工作。

「謝謝，以後不用提醒我了，我改不過來，別浪費妳的力氣。」

「哎？可是您——」

「瓦立卿，妳先退下吧。」

修伯特陰沉的聲音突然冒了出來。

「呀！」

貝爾娜提塔嚇得尖叫一聲，不知他何時出現在兩人身後：「修、修伯特？」

「在皇宮裡，請叫我貝斯特拉卿。」

「貝斯特拉卿……」

「唉。」艾黛爾賈特受不了地對這兩人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修伯特，你有事找我？」

「是的，陛下，關於飛馬節的祭日大典，臣等已經安排艾吉爾公爵代您主祭。」

「呵呵，你會為了這種小事特地跑來報告？分明是怕我欺負貝爾娜提塔。」

「噢噢噢？」

「陛下——」

「好了，我還有很多奏摺沒看，你們沒事就退下吧。」

「是……」

「遵旨。」

背對著交替遠去的腳步聲，艾黛爾賈特默默等待四周回歸沉寂。

皇帝的寢宮規定不准公卿進入，不過她半年前開始在寢宮裡處理政務，主動放寬了門禁。

其他房間都是空著的，正好當書房和議事廳使用。

唯一不許通行的，是前往最內側寢室的狹長走廊。

不僅入口處有重兵嚴守，皇帝甚至施加咒術，只有皇帝或經過皇帝恩准的人可以進入。

艾黛爾賈特板著臉推開房門，一踏進房裡，就跟床邊的貝雷絲對上了視線。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剎那間，紅色的風暴狂亂吹起！

艾黛爾賈特迫不及待奔向貝雷絲，飛撲到她身上，臉部的嚴肅瞬間崩解為哭泣般的笑容。

「老師！老師！老師！」

艾黛爾賈特緊緊環抱住貝雷絲，跟個孩子似地不斷喊她。

情緒如此激動，仍下意識控制好力道，沒有真的弄痛她心愛的老師。

「妳終於醒了！我相信妳一定會醒來，但心裡一直很不安……」

「太好了！真是太……嗚……！」

貝雷絲回抱艾黛爾賈特，順手撫摸她的背脊。

艾黛爾賈特不斷哭泣。

她太高興了，高興到眼淚完全停不下來，無上的喜悅令靈魂為之顫動。

「艾爾。」

在貝雷絲反覆安撫下，花了很久的時間，艾黛爾賈特的哭聲才漸漸停歇。

貝雷絲用手掌替她擦著眼淚，輕聲問道：「我睡了多久？」

「半年……跟上次比起來少了四年半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起身做了個深呼吸，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。

「老師，妳打敗涅梅希斯後，他的古代軍隊徹底瓦解，『暗黑蠢動者』殘黨四處逃散，也被

我們聯手庫羅德和佩托拉一網打盡。」

「庫羅德？」

「他當上了帕邁拉的新王，帶著大軍送來人頭，說是要回報當初的不殺之恩。」

艾黛爾賈特搖了搖頭，兩國積怨已深，但至少他還在位的期間，比較不用擔心會有戰爭。

「那些地底人的武器雖然厲害，不過，香巴拉被毀之後，他們沒辦法使用光之樁，又失去了塔烈斯的領導，終究成了一盤散沙。」

「他們的科技確實先進。」

「嗯，林哈爾特正和漢尼曼老師一起研究他們的科技，如此古老龐大的文明，傳遞知識當然不能只靠口耳相傳呢。」

「找到書了？」

「老師果然聰明，我們在香巴拉遺址發現大量書籍和文獻，他們的知識載體不光用紙本，還使用一種特殊金屬，使用上並不是很難……修伯特也找到隱藏的紋章製造方法，為了永絕後患，我打算徹底銷毀它們，在此之前，我想先徵求老師的意見。」

艾黛爾賈特對她露出微笑。

「不過，老師——妳可真會睡呢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看著艾黛爾賈特依然泛紅的眼角，貝雷絲心疼地向她伸手。

「不用道歉，老師，妳可是芙朵拉的英雄喔。」

為了讓貝雷絲不那麼吃力，艾黛爾賈特壓低身體，自己將臉湊到貝雷絲面前。

房裡本就昏暗，艾黛爾賈特又逆光站在陰影中，雙頭鷲冠和皇帝正裝，兩者都替她助長威嚴，多少敗將曾因此心生畏懼，而向帝國俯首稱臣。

但此刻她含淚而笑，只是一個渴求心愛之人的平凡女子。

「妳剛剛醒來，感覺怎麼樣？想喝水或吃東西嗎？我待會請醫生來看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說到這裡，湊上前親了親貝雷絲的唇角。

只是一個清淺的吻，發乎於情止乎於禮。

「艾爾。」

貝雷絲深深地看著自制到惹人憐愛的艾黛爾賈特，拍拍身邊示意她坐下。等她乖乖坐下，貝雷絲傾身向前，輕而易舉地將她按倒在柔軟大床上。

「我只想要……妳。」

貝雷絲低頭吻住她的唇瓣，兩人呼吸交錯，唇舌相纏。

艾黛爾賈特雙頰微紅，閉眼享受與她的親密。

結為伴侶後，她跟老師經常擁抱和親吻，但從來沒有進行到最後。

她常常想跟貝雷絲更進一步，卻總在莫名的猶豫中消磨掉時間。

艾黛爾賈特不能承認處理國事時，偶爾會恍神想到貝雷絲老師美麗曼妙的身軀……

回歸當下，貝雷絲剛幫艾黛爾賈特解下頭冠，看她漂亮的銀髮散開，身體就開始犯暈了。

「老師？妳想睡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對她的身體狀況知之甚詳，於是溫柔地提議。

「想睡就睡吧，不要勉強自己。」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有點尷尬，她從來沒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因為急色攻心，做出錯誤的決策。

艾黛爾賈特拿來枕頭，不容拒絕地逼她躺下。

「快快閉上眼睛，這是敕令。」

「……」

雖然尷尬，但貝雷絲真的很睏，閉上眼沒多久，便在艾黛爾賈特的輕撫下沉睡了。



望著她的睡容，艾黛爾賈特將手探進睡袍，指尖熟練地滑過她肩頭上的傷痕。

「老師，我愛妳……」

「我會陪著妳，直到生命的盡頭。」

這不是心願，而是正在實現的目標。

艾黛爾賈特保持貼身擁抱貝雷絲的姿勢，淺笑著睡著了。